

大衆文藝叢書

男英雄和女英雄

雷加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雄英女和雄英男

著加 雷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男英雄和女英雄

著者 雷加

發行者 葛一虹

出版者 天下圖書公司

北京地內米糧庫
電報掛號七九二九

· 印翻能不 · 有所權版 ·

一九〇五年十月

版一第北華造印京北在

目錄

路·····	一
平常的故事·····	一六
麥地的夢·····	二八
沉默的黑懷德·····	四六
男英雄和女英雄·····	六八
鱧魚·····	八八

路

你要我這瞎子講土地革命，我講什麼呢？我聽見，看不見。我懂得了，又做不到。世上有『尖聾子』，你可聽說有『尖瞎子』？眼睛了，就是十成瞎，任什麼也看不見的。我三歲上出天花，從那年起我的眼睛就瞎啦！

同我說話的這個人，是個瞎子，又是一個革命者。他說話的聲音高大，他能知道身旁有誰在聽他的話，如果突然走來一個反革命，他的聲音就變低了。這是冬天，他穿着一件短羊皮大衣，裡面的黑棉襖常常凸起，因為他有一個鈴鐺大眼睛的娃娃喜歡吃油餅，他常把油餅掖在前胸裡帶回去。土地革命那幾年，不用說，他在油餅裡也帶過革命傳單。簡單說起來，他健康又削瘦，是一個有高鼻樑和黧黑臉色的四十歲的人。他的神態，似乎集中了一切神經，像貓那樣靈醒。他與其他瞎子所不同的，他常常是進攻的，他知道如何利用優點做武器，利用自己的缺點做隱蔽，向敵人進攻。

我眼瞎着，可比那些叛徒強萬分。——他接着說道。我做過的事，我永遠記在心上。我不會像他們，反革命剛拷打過又投了反革命。我從民國十九年就鬧革命，我用手摸過紅軍；可是沒見過紅軍。我心想紅軍是啥樣呢？爲啥叫紅軍呢？衆人常說把地面鬧紅吧！紅是啥呢？爲啥叫紅呢？太陽我可看得見，晚上睡覺起來，眼前就是一片明晃晃的。在白天走路，眼前若有一道短牆，我就覺得有一團黑影擋在眼前，所以我愛太陽。衆人也說太陽紅楞楞的。大冷天，人要烤火，靠近火就暖和了。我看不見火，可是我愛火。衆人說火和太陽一樣，都是紅楞楞的，我心想紅軍就像太陽和火一樣，人們靠近紅軍就像天上有太陽，身旁有火一樣吧！我人瞎心不瞎，我幹了革命，就爲革命幹到底。我老二爲革命犧牲了，他教我怎樣鬧革命。我和「老王」（鬧革命的代名）是在民國十九年認識的，我幫助他開關工作，「老艾」（代名）後來接了關係，又一起鬧了幾年，白軍八十六師走了以後，晉軍又來圍剿，那年平川里一起拉走了三十幾個，全逼着自首；但是我沒有自首，倒因爲我和白軍劉連長混在一起，我還幫助了劉子丹同志……說開了頭，我就說下去吧！

「老王」同志在我那裏住了兩年。他來是找我老二來的。老二在這道平川裏是數一數二的，在革命裏也有名聲。他最初打進馮玉祥的部隊裏，露了風聲就跑啦，後來知道民國十八年被八十六師槍打了。老二走後，我就接着開店，十九年秋劉子丹同志派「老王」來找老二，他說他是販貨的。老二不在，我接關係，他原是山西人，對我說是從南路來的，劉子丹同志就在南路，南路是我們這裏革命的根子。住了兩天，我們合夥開店，都是一路精神，一看就明白。

你若是看見那人，定準說那人做不了大事。他從來話不打人，一說話先笑起，聲音粗粗沙沙的，據我想這是一個短胖臃腫的人。他走路沒有聲音，他到這裏來，就像沒有這個人一樣，誰都不注意他。晚上，他在後窰同人接頭，只要他輕輕呼喚一聲，我就去了。他把我當做一個有眼睛的一樣使用，吩咐我送這信送那信，而我從來不誤事，也從來沒有壞事。我自己要幹革命，爲啥要壞自己的事呢。足足兩年，我們的力量就建立起來了，有了小組，也有了支部，後來又同南路通上消息，南路也常常派人來，來人不是買藥品，就是買子彈。

我與「老王」開的這店，也就是一個革命供給站呵！

現在聽人說，他在前方。從他走後，我們就沒有見面。從前，誰也不能告訴我，我們今世不能再見一次面。現在有人說咱們抗戰勝利，就能見面了。這話實在叫我喜歡，這是個好人，天底下最好的人，只要將來有一天，我能再聽一聽他那粗粗沙沙的聲音，我就心滿意足啦。你知道，我對他比親人還親呢！

我和他住到二十一年。那年，有一個前村的人來過夜，依我不叫住，衆人說：「能住就叫住下，別處沒睡處，人都慣熟，擠兌一下怕什麼？」這狗日的原來是個探子，他一夜沒睡，把我們的秘密全聽去啦，第二天，他一五一十全告訴了反革命。那個反革命，也是前村人，那時他做教員，把我叫去，問我：

「你隨紅軍啦！」

我說：「沒嘛！」

「你甞子子，你不說？」反革命罵我。

「這真屈死人！」我一面說，一面做打哈哈。

『你不對別人說，還能對我說，王連長早知道啦！』

『砍腦袋就砍，我沒個說上的，我沒隨紅軍，我能說啥？』

『哼！』他威嚇我：『你老二……』

『我老二，是老二，』我不承認，就認真起了火：『我沒這事兒，叫我說誰，若虛說一套，就說你……』

反革命拍起桌子，他說有人聽見我談話，還想抵賴，我說：

『你聽得明明白白，你說得來，我就承應起。』

反革命氣得跑出去，我以為要吊打我，但他走回來，在窰裏轉了兩趟，就叫我回來囉。

我回來，我三媽問起這事，我說：『這能是誰？』三媽說：『誰也沒嘛！只有那個壞子，昨晚睡了一夜。』這時，我才知道我們談的話，一板一眼叫人聽去了。我回到店裏，告訴『老王』，『老王』問我要不要緊，我說要緊，怎麼不要緊？連夜就打發『老王』走囉。

第二天，反革命又找我去，叫我說，我不說。反革命說：『你不說，命也

討不下！」可是他又叫我回來了。我剛從反革命那裏回來，「老王」又偷偷躍回來了，我問他：「老王，你怎麼還不走？」「老王」嘻嘻地笑着，引我一個僻靜處，對我交待說：「這回我真站不住腳啦，外邊風聲大得很，你知道咱們革命還要鬧下去，狗日的那些反革命砍了你的頭，我的頭，可砍不了革命的頭，革命有一天會勝利的。」他用出汗的手，握着我一根手指頭。就是這根左手中指，後來這就變成了我的暗號。凡是有人來找我，一搖這根手指頭。我就知道是自己的人來啦。他臨走囑咐我：「可不敢忘記，我把關係交待給「老艾」啦，老四……」我排行老四，所以他這麼叫我。「我們有一天再見面的。」這時我才知道他真的要走了，我記起還給他買了兩排盒子子彈，趕急塞給他。

過了些日子，有人問我「老王」哪去啦？我這時，一面在心裏許下大愿，保他平安，一面裝着生氣說：「還提這個壞種，不提他我不生氣，你看他來同我合夥開店，誰知他謀算我，他謀算我這個瞎子，叫他不得好死！」

「倒底怎麼回事，老四？」如果再這樣追問，我就蹣跚起腳來說：

「他說他能到山西買貨，我說我有十兩洋烟你也捎上，這十兩洋烟是我一

輩子辛辛苦苦賺下來的，我是個瞎子，一輩子攢下來的東西，真不叫容易，誰知他過了黃河，一去不回來啦，這壞種騙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……」

事情就這樣過去了，可是這一年裏，白軍天天來查店。他們不敲大門，不管早和晚從來不走大門，從牆上翻過來，幾把手槍，幾把手電燈一齊伸過來，問我：「住多少客人？」「客人叫什麼？」「哪裏來的？」甚至還問誰挨着誰睡。一答不對，就把我打一頓，客人也拉了去。可是我，反正是瞎子，看不見槍，心裏也不慌，天天沒事，只謀慮這一件事，叫牠答的對對的。整整這末一年，麻煩了我一年。

二十四年劉子丹同志領着紅軍攻打慕家壩，上邊來任務叫我調查黃河那岸柳林有多少敵人，本地有多少敵人？我過黃河走了一趟，回來報告說：「在軍渡山頭上只有一個空布棚。」另一個支部也派人過河探聽消息，那人回來說：「柳林有隊伍！」「老艾」笑着對我說：「國民黨唱空城計嗎？」斷不定哪個話對。最後他對我說：

『你當面不得見，怎能聽你的話，這不比買子彈，可以用手指數出一百或

二百。」

「我當面不得見，我會問人呀！」我說：「我問了說沒有隊伍，再說我看
不見，我會站在汽車道上聽呀！聽聽有沒有隊伍開來。說起布棚，當然是個空
布棚，不信可以叫那個小『拜世』來問，我派他上山砍柴親眼看見的。」

「老艾」還是信了我的話。至於本地駐多少隊伍，我早就調查得一清二楚
了。

那時晉軍騎兵劉連長住在我的窩裏，雖然我是瞎子，正是老百姓說的，不
長眼的家雀天抬舉，我並不是束手無策，這事情講起來，你會慢慢明白的。劉
連長山西人，他和我說三十二歲，家有老母和妻子。他像小牛一樣喘氣，說話
像咬着一根舌頭，我斷定這是一個結實的有脾氣的人。不到一天，他就發了兩
次脾氣，我的話猜對啦，一次爲了吃麵，馬弁放多了鹽，他把麵碗摔在地上，
馬弁又盛起第二碗，他說這碗又太淡，又摔在地上，第三碗，馬弁把鹽放在他
面前，叫他自己放，他更氣了。另一次是爲了馬弁脫皮靴搬了他的腳趾頭，簡
單說，他的脾氣太大啦。這人還有一個怪脾氣，他見不得眼淚，有誰在他面前

哭鼻子，他跳起來，像有人揪了他的鬍子，直到把那人嚇得不敢哭了才完事。那時，我們這裏有一個女人，她在我們村裏，是出了名的女人，連着死了三個丈夫，劉連長來時，她正在守寡。我們這裏死人出殯要打碎一個沙鍋，好像她愛打沙鍋似的，所以給她起了個外號叫沙鍋。這女人長了一雙吊眉，嘴大如盆，腰桿子極粗，一石米的甕都裝不下她；可是劉連長喜歡了她。劉連長逼着我給他拾掇出後審來，又逼着我掛上門帘，然後，他就把『沙鍋』像抓小鷄抓了來。起初她哭哭啼啼，劉連長是不準哭的，她越哭打的越兇。後來，她不得不屈服，自己想，以前三個丈夫，沒有哭也都死啦，這一個也就算他是我的丈夫吧，爲的好叫他快些死。從此她就不哭了，那劉連長也就整天鑽在後審裏，所以他那麼大的脾氣，看去也像是沒脾氣的了。

在劉連長眼裡，我這瞎子是個無用的人；但爲了我會侍候他，他對我也不錯。有時，那女人走出來遇見我，悄悄對我說：她恨死啦，怎樣辦才好？不用說，她的心傾向了革命，這時我的工作就容易進行了。我底下有三個交通，我把劉連長自己供給我的情報，他出差的時間，人數，方向，叫交通送給『老

艾』，『老艾』再送給劉子丹同志。

有一天，劉連長起的特別早，起來之後，他們倆還在炕上抱着，他們向來用不着避迴我，因為我瞎的什麼也不看見。劉連長忽然問我：

『紅軍來啦，怎麼辦？』

『紅軍來啦，就打唄！』

『你眼睛着，怎麼打？』

『我不能打，你替我打！』

劉連長大笑，他又問那女人：

『我要打死，怎麼辦？』

『打死了，我替你敲一個沙鍋！』

劉連長更笑的厲害，他咯吱那女人，那女人也笑起来，劉連長罵着說：

『你這狗婆姨，我是你的野漢子，生死簿上可管不着我！』

『你這野貓東西，』那女人對罵：『只會偷婆姨，還能打紅軍？』

『明天出差你看看，』劉連長一板正經地說：『劉子丹上來一萬人，這回

準叫他賣腦！」

我得到他出差的消息，連夜就送給劉子丹同志。第二天，劉連長果真出發。那女人因為我的鼓勵，做得更出色了，她和劉連長摸眼淚，他罵起來：「臭貨，我還沒死你哭啥？」他騎上馬走了。

隔了四天，他們回來了，我只聽見馬奔的聲音，可不大聽見劉連長的聲音，我問：

「勝啦！」

「沒！」劉連長自己同我說。

「那末敗啦？」我知道咱們游擊戰厲害，故意又問。

「也沒！」

「不勝不敗，那是怎的？」我說。劉連長罵起馬奔來，我知道不好再問下去了。

那幾天，肅反會在平川里拉人，我叔兄弟跑來用胳膊戳了我一下說：「你還沒事？」我說：「怎麼？」他說：「統統拉在裏頭啦，你還不跑？」我也想

跑，知道眼睛不濟事，跑不掉，心想索興不跑，去通知別的同好。正盤算間，他們把我抓了去，一口咬定，和我姓王的。在我以前，拉了三十幾個，有一半自首啦，我想我哄不過去。

「有這麼個姓王的，」我說了這話，他們都很驚奇，窰裏沒有聲音，我還聽得見我的心跳；但是我又說：「我要抓這個姓王的還抓不住呢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怎麼？這姓王的騙了我這瞎子，」我就一枝一葉地說起來：「這狗日的來和我合夥開店，他又要做生意，他說他到山西能販貨，我把幾十兩洋烟叫他捎上，這狗日的欺負我是個瞎子，小卒一去不回還，害得我這幾年受饑荒！」

「鴨子說死還是扁嘴，你快給我供出來吧！」

「我明白啦，你們能抓住姓王的可好啦！」我不聽他的話，仍舊說我的，我那幾十兩洋烟，是我一輩子的辛苦，莊稼人是一把汗一把淚從土圪塹里掙的，我比莊稼人還命苦哪！」

他們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，問我：「你明白這是啥？」

『明白』我說：『這是殺人的。』我又說了姓王的怎麼騙了我，若抓到姓王的，我和他拚命。當夜把我吊起，上半夜淌汗，下半夜就是口渴，我央求那站崗的，我說：『打上我犯了法，也是犯了國法，出門人那裏也是交朋友。』他才給我一瓢水，我一口喝下去。半夜有人拿臘頭在我臉上一觸，這人看不清我是瞎子，看我閉着眼睛誇獎我：『好樣，吊起還睡覺呢！』

他們出來調查，衆人一口同音說是姓王的騙了我，因為我早就佈置下了。他們調查屬實，押了二十幾天，把我放回來。

騎兵劉連長仍然住在我這裏，劉連長一見我面，在我瞎眼窩上用指頭戳了一下說？

『我的眼比你的眼還瞎！』

我說：『我這瞎子，可能治別人的瞎眼……』

『我倒沒把你看出是紅軍！』他瞎了一聲，又戳了我一下。

我向他聲辯起來，他又問：『那末爲啥押你？』

『他押我，由他，現在還不是放了我，』於是我又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姓